

恋(《鲁男子》第一部)



5

曾 朴 著

《中国新文艺大系》

参考丛书

恋

曾朴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86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233-X/I·886 定价: 3.50元

目 录

一	白鸽·····	3
二	元宵·····	12
三	剥栗·····	21
四	鬼·····	30
五	灵与肉·····	43
六	欢喜佛·····	52
七	明珠·····	60
八	龙舟·····	69
九	朝山宫·····	76
十	血·····	94
十一	恶梦·····	102
十二	堕落·····	108
十三	我不配! ·····	118
十四	快乐与厌倦·····	131
十五	重九·····	138
十六	我全给了你吧·····	148
十七	秋祭·····	155
十八	姐姐嫁了·····	165

十九	自杀是怯懦者.....	170
二十	扑作教刑.....	179
二十一	错吻了人.....	190
二十二	死别与生离.....	199
二十三	血泊.....	203
二十四	秘密.....	221
二十五	最后一信.....	230

附:	《鲁男子》未竟稿.....	239
----	---------------	-----

后记.....	岳 杉	274
---------	-----	-----

《鲁男子》第一部

恋

一 白 鸽

那一天，正是二月下旬初春天气的临晚，一个像古堡一般的破旧独宅基高墙外面，一片草芽初放黄里带嫩绿色的旷野，西边地平线上，堆着一座火山似的乌云，正衔着一轮欲沉未沉的落日。

有一双全身雪白两只似火般眼睛的鸽子，恰从那破旧独宅基的巷门洞里飞将出来，映着斜照的余光，越显得银羽的纯洁，霞采的闪烁，一高一低忽起忽落地沿着田岸只往前飞。

那鸽子后面，却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只向那鸽子飞的去向追；前面一个是男孩子飞快的奔，后面一个是女孩子气喘吁吁地再也赶不上。

“哥哥，”那女孩子在后面喊道，“慢些，我来不得了。”

“尽这么快，”男孩子且喊且答道，“还赶它们不上呢。妹妹，你如走不动，歇一会儿，让我独自去捉它们回来吧。”

那男孩子说着话时，已走到了四方的一片晒麦场上。看那方场的东首，横着一条溪流，溪的两岸，一色是半眠半起

的杨柳，正垂着黄地的嫩丝，飘拂水面。

那孩子追的那双白鸽，望见溪水便一直飞过溪的对岸，很快活地一齐落到浅滩上，正好洗它们的晚浴。

男孩子追到溪边，眼望着隔溪的鸽子，停住了脚只是呆看。忽然回过头来，见那方场的靠南一面，一溜排着三间草屋，乱砖冷叠的矮墙，左右两间芦编的窗，都关得严严的，当中两扇粗木板门，那时正洞开着。门口蹲着个四十来岁面黄皮瘦的老婆子，在那里洗剥青菜，预备晚饭。屋里一张小矮凳上，坐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手里呼呼的摇着纺车。看那小丫头，虽然赤着脚，蓬着头，却生得眉清眼黑，鼻端面正，另有一种讨人喜欢的样儿，知道外面有人瞧她，停了纺车，也对人望着微笑；不觉把那男孩子怔怔的看出神了。

男孩子正怔间，不提防扑的一声，半空中掉下一样东西，打在鼻子上，不觉吃了一惊。

忽听背后莺声啁啾的笑着说道：

“我怕哥哥跑得渴了，本带着两只桔子，我一到这里，就想递一只给你吃，不想一失手，倒打了你鼻子。哥哥你觉得痛吗？”

原来男孩子在呆看小丫头的当儿，那女孩子也就赶到，见他两眼钉着别人，不理睬她的到来，索性躲到他身后，故意扔着桔子吓着他玩，此时又怕男孩子生气，只好谎说是失手打的。

男孩子揉了一揉眼睛，果见溪边滚着个桔子，一面伸手去拾，一面忸怩的答道：

“一点不觉得…没有事…就是痛了，也有这桔子来补我的苦。妹妹，你来！我们就在这杨柳树下，坐一会儿，大家

吃着桔子，看鸽子洗澡吧。”

男孩子说着，就坐在一棵倒偃杨柳蟠曲的老根上，那女孩子也倒身半坐半睡的把头靠着男孩子胸前，闭着眼道：

“你让我靠着静一会儿，把喘的气转过来再和你吃桔子。”

男孩子一头望着水里的鸽子，一头说道：

“尽管在我膝上静养一会儿。”

对岸一双白鸽，那时，正张开它雪一般白的两翅，拍浮在水面上，劈噗劈噗溅起浪花游泳了一会。然后栖上浅滩，啄寻食物。再飞在高岸边，雄的嘴里古古的叫着，只在雌的身边，来来往往打圈儿盘旋。雌的站在中间，动也不动，就不让它踏上背来。不一会，雄的走近雌的身边，伸出蜡黄的喙，轻轻婉婉地替它刷着没晾干的湿翎，雌的也回过头来，慢慢地啄着雄的颈毛；渐渐地两个鸟喙相近了，彼此相互的咬着，仿佛接了个静默的长吻；真有说不像画不出的一种亲昵的样子。

男孩子看得有趣，不觉出声喊道：

“啊！妹妹，你快看！它们多么要好，只怕比我们昨夜还要快乐！”

那女孩子在膝上，略抬了一抬头，半睁着眼斜睨了一眼道：

“亏你还提昨夜呢！纹姑和绮姑只为每夜我们俩粘股糖似挤在一块玩，老不肯睡觉，总要等到两三点钟，给大人们强逼着才肯睡，因此纹姑作主索性叫我们睡一床省得不安静。”

“不差，我祖母还反对，男女两个已渐渐长成了，叫他们常常一床睡觉是不好的；纹姑说：‘那什么要紧？他们将

来总归要……，”

女孩子忙坐起来，拿起一只粉嫩的手，揪住了他的嘴道：

“不许你说。”

男孩笑了一笑。

“安安静静的睡一床，大人们说我们什么呢？你偏不肯安静的睡，三不管爬到一头，钻到我的被窝里来。”

“我只想和妹妹越亲近越好！自己也不知道。”

“睡在一头，还是伸伸的不安贴。我怕你靠我一面的一条膀子，压着不舒齐；我往常看见爹和妈同睡，我爹的膀子，总放在我妈的脖子底下，我也放你的膀子穿过了我的脖子；不想你爽性把我抱得紧紧的，连我的气都喘不过来了。可是你的心，只管砰砰的跳得厉害。”

“妹妹，”男孩带着很狡猾的神情笑问，“你既然睡得不舒服，为什么不把我的膀子推开，翻过身去睡呢？”

女孩伸过指头，直指到男孩的鼻子上道：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怕你生气睡不着，只管熬着让你舒服，你倒说这些话。”

“妹妹，”男孩顿了一顿道，“你的心，为什么和我一样的跳？”

“你怎么知道我也跳呢？”

“胸口贴着胸口，怎么不觉得呢？”

女孩脸上微微红了一红，还把头倒在男孩膝上，痴痴迷迷仰着脸问道：

“真的，哥哥，我往常和我妈或是姐姐睡在一起，碰着身体总觉得有点儿肉麻，为什么和你睡，尽管挨得紧，但觉得

甜迷迷醉醺醺地，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哥哥，这是什么缘故？”

“我也不明白，只觉得梦里也是香甜的。今天早上，才是笑话呢。我们糊里糊涂一觉睡到十一点钟，要不是纹姑揭开帐子，噗哧一笑，只怕到这个时候，还没有醒哩。”

“纹姑看见我们睡的样子么？”女孩急问道，“她怎样说呢？”

“她就为看见我们睡的样子，她才笑着说，‘真像一对小……呀！你不许我说……再不说……！咳！我们能永久过这种日子才快活哩。’”

“还说永久呢。我才听妈说过，祖姑姑明后天要回城里去了，你是不要紧，回到城里，有的是堂房姊妹，表姊妹，陪着你玩，我呢？一个姐姐和我不大合适，叫我怎么办呢？——爽性你不来，不陪我玩这一个多月倒好得多。”

她说这话眼圈儿红了，禁不住明珠似的泪颗滚在脸上。男孩子也低了头，一言不发，半晌才说道：

“你说得我好难受！我虽然有些姊妹，虽然也常和她们玩，可是我的心，给她们在一起，和妹妹在一起，是两样的。妹妹若然不情愿我和她们玩，我就永不和她们玩，陪着你一样的冷静。”

“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只说我的苦，并没有妒忌别人。你们天天在一块儿的姊妹，我若然不许你和她们玩，我成了个什么人了。人家更取笑我们了。”

她说的时候，声音带着哽咽，差不多哭了；男孩一面替她拭泪，一面说道：

“我身体不能给妹妹常在一块儿，我的心是永远不离妹

妹的。——天为什么不叫你住在城里呢？省得一年中十个月
的相思，只换得一个多月的快活。”

女孩忽然举起头来，想到什么似的。

“啊哟！我真闹昏了。我正要告诉你一句话，不晓得真
不真。刚才慧中姐给我说‘爹爹在城里买了一块地皮，要造
房子，造好了就搬城里住，你可以和我常……’不必说了，
无非是那些打趣我的话。”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她也说起，在东门朝山……？我忘了。”

“噢！是朝山宫，给我们只隔一条街。既这样说得有根
底，定是真的。”

“她还告诉我，造房子的时候，我爹爹要自己去监工，
带着我们先借住你家里。”

“这样讲，妹妹，你也用不着伤心了。从此我们可以一
块儿读书，一块儿玩耍，一块儿……”

他话犹未了，忽听晒麦场上，人声鼎沸，抬头看时，忽
然涌了来十多个庄稼模样的人，有的掬了耜头，有的拿了铲
子，有的拿了棘柴草绳，还有几个抬着几块石条，都呼哨着
向那三间草屋前冲去，顿时把两个孩子吓得失色，站了起
来，抖抖地，呆呆地望着。

只见那些人，到了门口，都站定了。内中走出两个仿佛
为头的人：一个是肥胖的五短身材，约摸四十来岁，苍黑的
扁脸盘，颊上贴一个小铜钱大的黑痣，竖起一簇黄毛，好像石
缝里钻出霜后的枯草，倒挂式的浓眉，眼睛却和猪一般只留
一条细缝，在那里透出些怪光来，身上穿了粗蓝布长衫，脚
蹬双梁的黑布鞋，头带毛毡睡帽；还有一个却比前面一个阔

得多了，穿一件月白竹布长褂子，罩上元色洋缎的棉马褂，脚上是家做布棉鞋，头顶着红结子的西瓜帽，年纪不过三十岁，是个细长条子，狭瘦露骨的面孔。眉毛压着一双三棱的眼睛，阔大的嘴唇里露出一付黑斑牙，倒像红匡窗洞里撑出的洒花布遮阳。

两个人摇摇摆摆地踏进那草屋的板门，早把洗菜的老婆婆吓得发抖了。

“啊哟哟！萧地保老爷，汤催头先生，你们领许多人闹哄哄的到我们家做什么？”

那矮胖的装着比哭还难看的笑脸的先开口道：

“秦嫂嫂，先请你原谅。我们不是喜欢多事的人，也叫做没法。今天的事，是汪市汪董事吩咐我们带了许多人来打扰你的。汪董事说：那晒麦场东边的一条浜，本是你田邻李根大的，被你霸占了好多年，现在要划划清界限了，所以叫我们来竖几条界石，扎一溜篱笆，请你以后不要用那浜里的水了。”

秦婆子一听这话顿时脸色变白，喊道：

“汤先生，这是什么话？……”

那一个瘦长的三棱眼里射出凶光，抢说道：

“姓秦的，你放明白些，汪董事不是好惹的，你有多大胆子去刮虎须。老实说，压不下你这臭婆娘，我还能在这里当地保！难道为了你上县里去挨板子吗？——喂！你们大家来，我们干我们的，汤催头，你不必给她讲费话。”

那些庄稼人，本来都等在外面，得不得一声地方阿爹的吩咐，好比得了将军令一般，一个个都刀出鞘弓上弦的各拿着各的东西，蜂拥着向那溪边来。萧地保和汤催头在后押

队，那秦婆子也连哭带喊的追上去。

两个孩子，这一惊非小。男孩见那女孩吓得面如土色，身体摇晃着只待要倒。他连忙把右手挽了她右臂，左手托了她腰，轻轻款款的道：

“妹妹，不要怕！我们快跑！快跑！”

说着就连拖带抱的绕着那方场南面没人处奔，一路还远远地听见秦婆子在那边忘命的乱喊：

“啊！天爷爷！那还成个世界！汪董事就是皇帝，也讲个理！——这个浜是我丈夫传下来的……我们种的田，不光是姓汪的，还有姓齐的。多少田，要紧时，都靠这浜来出水进水，汪董事不过为着讨了李根大的女儿做小老婆，就帮了他来硬抢我的浜！抢了我的浜，就是断了我的命！你们要埋界石，除非先活埋了我！你们要扎篱笆，除非先勒死了我！”

那时，两个孩子，已跑过了方场，上了一条田岸。男孩听见喊得厉害，停了一停步，远远望见那婆子已钻进人堆里，在他们动手的地方，大哭大闹的在溪边打滚。

“那婆子很可怜！……”

一句话没说完，只见那纺纱的丫头，在方场上跑过来，笑着跪在女孩面前道：

“小姐，我是认得小姐的！我们也种着小姐家的田。汪董事欺负我们阿娘，请小姐回去，求求老太爷，想法子搭救搭救我们苦人！”

那女孩一句话也说不出，只点了几点头，正慌着拉男孩向前走时，忽见远处横头田岸上，来了一个年纪大的老妈，一个年轻的大丫头，老远的一齐喊道：

“啊哟！好少爷！好小姐！怎么三不管跑过到这那来，

叫我们好找。”

两个孩子，望见领他们的人来了，七跌八冲的迎上去。

老妈挽住女孩的手，埋怨道：

“小姐，你是个女孩儿，也跟着哥哥在外乱跑，吓坏了，又是我的晦气，讨你娘的骂。”

大丫头搀着男孩的手道：

“好少爷，只管淘气吧，老太太等着你换衣裳呢。”

大丫头咕哝着，忽望着晒麦场上向老妈道：

“那边多少人声哭喊着，有人在打架吗？”

老妈也抬头望了一望。两个孩子正要开口，那个纺纱的丫头，斜刺里穿过麦田来，拉住了那老妈，把刚才的事，又哭诉了一遍，托她转求老太爷设法。那老妈看了她一眼，笑着道：

“阿林，你倒越长得标致了。看你的分上，我一定告诉老太爷，你放心回去吧。”

那丫头谢了一声，忙忙的赶回去看她的娘。这里老妈丫头也各领了孩子，向着那独宅基的巷门走来。

刚刚走到巷门口，女孩子抬头很惊异的喊道：

“哥哥，你看巷门的屋檐上……”

“这两只鸽子倒乖，”男孩拍着手也喊道，“比我们先回来了。”

一行四个人，就在这晚霭迷濛中，渐渐地走进巷门，看不见了。

二 元 宵

究竟那两个孩子是谁？一个男的就是鲁男子，那个女的叫做齐宛中。

鲁男子是个世代书香人家的种子，他生在扬子江南岸滨临江湖山明水秀的彳城。他的父亲是蹭蹬名场的老名士，名叫鲁选，只为他为人正直，地方上不论大小的事经他老人家一开口，大家都服他的公明，所以合城人都尊称他鲁公明。他从三十岁上中了个举人，虽然文名满天下，交游遍公卿，却是应了七八次会试，那些爱才如命的大总裁，人人都想收这位名士做门生，总是一场春梦名落孙山。太夫人齐氏性急不过，只好先替他捐了个户部郎中，总算在搢绅录上登了一个名姓，做家业的保障。他老人家志高气硬，不愿意去实做那铜臭官儿，幸亏靠着祖传的千把亩薄田，日子还过得去；把积蓄下来的花息，盖了一座很雅静的花园，名叫鲁园，终日奉母看花，读书课子，享着清福。遇到会试年头，还要照例进京赶考，有时留京一二年，等待再考；这并不是他功名心热，只为仰体齐氏抱着儿子做状元宰相的旧思想，不得不向名场去应个卯罢了。

鲁公明那时不过四十来岁年纪，是个中等身材，很胖满的一个阔圆脸，留着稀疏的髭须，眉目间满堆着诚恳和温霭；身上穿的衣服自己不大注意，不是脱了扣就是松了腰带，一长一短的拖着；手里常拿着个鼻烟壶，一面不断的闻着，一面踱来踱去低着头沉思，或是静默地坐了仰着头遐想，一望而知是个学人。

他有个兄弟，单名一个连字，号公宁。性质和鲁公明大大的不同，是个好胜的人，服装要比人家漂亮，排场要比人家阔绰，做事要比人家胆大；而且喜欢结交，凡是围绕他左右前后的人，没一个不想他好处的，所以放在他手里的钱，不知不觉就摇摇晃晃往外直淌，他也不大在意，只要有人恭维几句，足够他损失的价值了。他是个长龙脸，尖下颏，眉目清秀，不肥不瘦，精神活泼；脾气是带些躁急，但性质也是忠厚直爽，这一点和鲁公明是一样。

鲁公明结发夫人郁氏，没有生育，不多几时就死了。后来讨了个二房刘氏，第一年就生了鲁男子。那时齐氏老太太望孙心切，鲁公明也到中年了，第一个就得了男孩子，自然欢喜，所以题名叫做鲁男子。生了鲁男子后，在十年里，又连生了两个女孩，大的叫惠姑，第二个叫阿靡。

鲁公宁这一房里，他的夫人易氏，也有两个女孩，大的名婴蓓，小的名芷春。鲁公明还有几个妹子，一个嫁了汤翰林，一个嫁了卜举人，汤翰林和卜举人都留京不常在家，这两个妹子也轮流着和子女一起在娘家居住。还有齐氏的大侄女，嫁在城里朱家，也常带了他儿子小雄，不时来的；所以鲁公明家里，虽不是锦衣玉食的豪族，却是个花团锦簇很热闹家庭。

鲁男子既是家里第一个男孩子，小时候相貌又生得清秀可爱，鲁公明和刘氏固然爱得擎在掌心上，嵌在心坎里；尤其是齐氏老太太，把他捧得像夜明珠一般，风吹怕冻，日晒怕化，四岁上就领在身边伴着一床睡觉，六岁后，请了先生，送入学堂，还不肯分床，直到十岁辰光，才在老太太床旁另搭下一张床分睡了。